

楔 子

郊外大雨滂沱，策馬狂奔的人無視雨勢，發洩他不甘的情緒。

今天，祖父終究還是宣佈讓三哥雷之亦接掌天莊，雷傾天不明白，難道他的能力就不如三哥嗎？為什麼祖父最終還是選擇了三哥？

雷傾天進入一處林子，他平日心情鬱悶就會來此抒發情緒，下了馬，對著漆黑的林子仰天長嘯。

撐著傘，冉蕙蘭踩著泥濘走在郊道上，今天她得知消息，天莊老家主雷鴻翰決定讓雷之亦接掌家主的位置，她知道雷傾天也想爭取家主，此時的他定然心有不甘。要抒發心情的雷傾天只會出現在一個地方，而那個地方只有她知道，於是她找了藉口告假，獨自前往。

老太爺共有三個兒子，三個兒子分別為他生下七名孫兒，雷傾天排行老七，是三老爺的兒子，比起那些不是懦弱無能，就是整日只知拈花惹草、風花雪月的孫子來說，七公子雖然性格急躁了些，但絕對是最好的人選。

她不明白，為什麼老太爺就是喜歡大老爺家的三公子？

八年前只要是京裡人，沒人不知道雷三公子的能力，那時的他初被老太爺帶在身邊協助處理天莊事務，十八歲的他初露鋒芒就令人印象深刻，文武雙全、才德兼具，的確是一個好的繼任人選，但一次意外讓他性格徹底變了，雖然天莊的事業依然處理得當，但如今的他不過是個性格暴虐、花心風流的公子哥，真的能比七公子更能勝任家主之位？

「七公子……」

連雷傾天的馬兒都因為這熟悉的聲音回頭，發出一聲嘶鳴，雷傾天卻還看著前方，沒有一絲反應。

她緩緩走到他的身邊，再喚他一聲，「七公子，蕙蘭在這裡陪你。」

「我以為……這些年我的努力祖父看見了，眼見三哥的改變，所有人都跟我說最後接掌天莊的會是我，但直到今天我才知道，不管我做再多還是比不過三哥，如果他是祖父眼中最耀眼的存在，我就是那無論如何努力都被忽視的陰影。」

雷傾天握拳重重地一拳又一拳的落在身旁樹幹上，看得冉蕙蘭心疼不已。

見不得他如此失落，她丟了傘走到他眼前，握住他的手阻止他自戕，知道男兒有淚不輕彈，她不禁為他流淚，「不！才不是這樣！七公子只是少了機會，老太爺終究會發現你的好的。」

「我的好？恐怕再好也好不過三哥。」

「七公子，還下著大雨，我們先找個地方躲雨，等你冷靜下來，一定會想到與三公子一較高下的方法，天莊家主的繼任人選絕對不能只憑老太爺的喜好就定論，能力才是一切。」冉蕙蘭仍苦苦勸道，大雨溼透了她的衣裳，林子裡的風吹得她頻頻顫抖，但她不在意，她只在意雷傾天，他若繼續淋雨，病了怎麼辦？

她的顫抖經由冰冷的手掌傳達到他的手上，雷傾天這才發現他自虐地淋著雨，陪著他吃苦的還有冉蕙蘭，他感受到她對他的擔心、感受到她對他的情意，更感動她不顧一切的陪伴著他，心中滿溢的情感再也不能抑止，他一把攬住冉蕙蘭，將

她揉入懷中深吻她。

這是冉蕙蘭的第一個吻，她從不知道吻是這種感覺，會讓人雙腿發軟、全身酥麻，讓人忘了寒冷、身軀猶如熾火燃燒的感覺，可是……不該是這樣的！

她猛地推開雷傾天，她雖心儀七公子，也知道他待她不同，可他們是兩情相悅的嗎？她只是與天莊為世交的于府裡的侍女，而他是天莊七公子，她配得上七公子嗎？

「蕙蘭……」

「蕙蘭不能與七公子……」

「連妳……也不要我。」雷傾天自嘲，轉身扯住馬韁繩，緩緩走開，「回去吧，天還下著雨，別病了。」

只是沒走太遠，冉蕙蘭便由他身後撲抱住他，話中帶著哭音，「不、不是的！蕙蘭喜歡七公子，蕙蘭要七公子，但……蕙蘭要得起嗎？」

雷傾天將雙手覆在她抱住他腰間的手上，從沒想過在這樣的情況下對她訴說愛意，更不想讓她變成像是他失去家主地位後聊勝於無的獎賞，但此時的他太脆弱，她給他的安慰太及時，讓他再也抑制不住要她的心情。

他緩緩轉過身，低頭給了她一個綿長的吻，靈舌長驅直入，溫柔纏綿，許久後才拉開了些微距離，他看見不遠處一間獵戶暫時休息用的小竹居，連日豪雨無人打獵，裡頭自然是沒有人的。

他聲音難掩慾望的問道：「把妳給我，可否？」

他要求的……是要她的人嗎？她一直在意的身分問題，可以放下嗎？他因為自棄而對她索愛，她該接受嗎？可她心疼他，如果她現在拒絕、轉身離去了，他會不會覺得這天底下的人沒一個要他？他會不會傷得更深？

最後，她毅然闔起眼眸。「蕙蘭願意給七公子。」

雷傾天再也顧不得其他，只記得冉蕙蘭應允了他，他橫抱起她走進小竹居，不顧一切的對她索吻，急切的除去他們身上的一切遮蔽，用彼此的體溫溫暖他們被雨淋溼的身子。

冉蕙蘭不記得雷傾天吻了她多久，不記得他在她身上烙印下多少歡愛的痕跡，只知道自己被無止境的愛慾熾火燃燒得幾近化為虛無，直到……結合的痛楚將她由蒼茫的虛空中用力扯回，她睜開眼，看著身上那頭美麗的野獸盡情馳騁著，她忍下痛吟，不想他停止，也不想制止他的發洩。

「蕙蘭，我愛妳，非常、非常的愛妳。」

冉蕙蘭知道這只是激情下的愛語，不是真心，但她還是敞開了自己接受他，只要他能忘了傷痛，她無悔，且願意為他獻出一切。

還有，包容他在慾望之巔時迸發而出的一切，那像灼熱的熔岩沖進了她的身體裡，她知道或許這會帶來嚴重的後果，但如今的她早已無法思考，因為與他共赴雲雨之巔的激情讓人幾乎瘋狂。

一個綺情的夜晚，一對交纏的戀人。

天光把小竹居染上了一片金光，穿過了窗子，映上那對交纏的身軀，冉蕙蘭背靠

在雷傾天的懷抱中，除了疲憊之外，臉上只有笑意。

雷傾天則溫柔的輕吻著她的髮頂，「蕙蘭，從今天開始妳是我的人了。」

「蕙蘭配得上七公子嗎？」她不想自貶，但她知道自己的身分，輕輕撫著雷傾天摟住她的手臂，未來茫茫，她不知自己決定把身子給他是對或不對。

他將她翻了個身，在她唇上印下一吻，才接著說：「妳不配還有誰配？妳知道我從什麼時候開始決定要跟三哥競爭家主的位置嗎？」

冉蕙蘭搖了搖頭，她真的不知道。

「五年前，父親帶著我去拜訪一位長輩，一向受不了繁文縟節的我好不容易找到機會偷溜去花園玩耍，由書房大開的窗戶，看見那位長輩的孫兒正在跟著夫子讀書，我笑他，大好的午後竟用來唸書，可這時候卻出現一個小丫頭，問我是誰、怎麼可以笑她家公子，我很自豪的說我是天莊七公子，沒想到那個小丫頭居然說：『難怪人家說天莊三公子乃人中龍鳳，他日必可接掌天莊，如果天莊公子們都像你這樣，天莊家主的位置讓三公子接掌，他當之無愧。』」

冉蕙蘭一聽，不禁露出笑容，雷傾天說的正是她與他初識的故事，可這和他想爭家主有什麼關係？

「那時我初來乍到，聽到的都是三公子以前的事蹟，哪知道他後來變了。」

「不，他可能沒有變，只是不知道為什麼掩藏住他的光芒。」

「掩藏住他的光芒……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雷傾天乏力地伏在冉蕙蘭身上，他一生得當三哥的影子就罷了，難道和心愛的女子躺在床上，還得讓他介入他們之間嗎？他把話題帶離雷之亦，回到他們之間。

「總之從那一天起，我就決定要讓妳看看我雷傾天是怎樣的人，我絕對不輸給三哥。」

冉蕙蘭不明白為什麼雷傾天說的每個字她都知道，但湊成句子她就聽不懂，要不是她很有自知之明，都要以為雷傾天想當家主是因為她了。

「蕙蘭知道七公子定然不會輸給三公子的。」

雷傾天知道她根本沒聽懂他的話，他笑著輕咬她的鼻尖，「傻丫頭，妳沒聽懂。」

「什麼？」她揉了揉鼻尖，輕聲抗議著。

「我不服輸，我要讓妳收回我不如三哥的那句話，所以對家主的位置有了企圖心。之後，看見妳一日日的改變，當妳開始用崇拜的眼神看著我時，我很得意。」

冉蕙蘭因為這句話而羞怯，她用崇拜的眼神看著他，這麼明顯嗎？

「我一直以為我只是不服輸，直到我決定當上家主的那一天要娶妳時，我才發現原來我已經愛上妳，早就不是在賭一口氣了。」

冉蕙蘭眨了眨眼，渾沌的腦袋瓜還在分析這段話的意思，「七公子的意思是……」

「我說，我愛妳、想娶妳，對不住我沒在得到家主的位置之後才對妳說，如今，妳願意嫁給我這個什麼都沒有的天莊七公子嗎？」

冉蕙蘭的眼眶蓄滿了淚水，模糊了視線。原來昨夜激情中他說的不是一時的愛語，而是真實的心情嗎？

她攬住他的頸項，開心的淚水再也抑忍不住。

雷傾天感覺到她頰邊滑下的溼意，笑道：「蕙蘭，妳光哭我怎麼知道妳的意思，妳願意嫁給我嗎？」

「願意！蕙蘭願意嫁給七公子。」

「喊我名字。」

「蕙蘭不能……」

「小傻瓜，我們成親了有什麼不能？」

冉蕙蘭嬌羞不已，聲音輕得不能再輕，「就算成親了，也該喊夫君……」

「夫君」兩個字她喊來特別甜美，如此含羞帶怯的冉蕙蘭，勾動了雷傾天暫熄的慾望，「那……至少在只有我們兩個人的時候喊我的名字。」

見他微拉開身子，用那雙帶著電流般的眼神看著她，眼眸如深潭般墨不見底，卻能將她的心神給引入深潭之中，而她甘之如飴，「傾天……」

雷傾天再次覆上她的身子，這一回他要讓她知道——她是他的愛。

第 1 章

冉蕙蘭回到于府已好一會兒，仍呆坐在房裡傻笑著。

她可以放開懷去接受這份幸福嗎？她至今仍覺得這一切好像在夢中。

五年前，十一歲的她及十六歲的哥哥冉皓謙因為家鄉遭了災，不但成了孤兒還流離失所，後來讓于府收留，哥哥自幼習武，所以成了于少爺于允昊的近身護衛，而她則成了侍女，直到兩年前于夫人看她伶俐，提拔她成了貼身侍女，才在奴僕之中有了較高的地位。

于家在京城是富戶，與天莊雷家是世交，冉蕙蘭若不是因為侍女身分，一輩子都不可能遇上像雷傾天這樣的人，可也因為這個身分，她不禁質疑自己真能待在他的身邊？

老太爺肯嗎？三老爺肯嗎？就算他們肯，會不會認為她的身分配不上當正妻，要她安分的當一個侍妾？

想到這，她失去了笑容。不！她絕不願與別的女人分享夫君的愛。

冉蕙蘭是地位較高的侍女，擁有自己的小房間，如今她的窗外站著一個臉色陰鬱的男人。

聽說她病了，怕把病傳給于夫人，所以告假在房裡休息，擔心她情況的于允昊本要來探望她，沒想到剛走到後院就看見偷偷由後門溜進來的冉蕙蘭。

她還來不及關上後門，門外的人長手一伸便把她勾進懷裡，吻住了她。

兩人不但離情依依，冉蕙蘭回到房裡竟還不知想著什麼一直傻笑，躲在窗外暗處的于允昊看著，氣得手握成拳頭。什麼時候她與雷傾天竟發展成了這樣的關係？他不允許！

于允昊憤然離開，他們之間不知何時燃起的愛戀之火，他會親手澆熄。

剛經歷了與三叔的一場攻防戰，雷之亦才剛回到房裡準備休息，便聽見有人大力搥打他的房門。

敢這麼敲他房門的人沒幾個，只可能是他的兄弟們，於是他認命的去應門，一開門便看見滿身酒氣的雷傾天。

雷之亦皺起眉頭，七弟並不是沒有與他競爭家主的可能，只是太過急躁，年輕心性不定，但此刻這模樣若讓祖父看見了，就更不可能認可他。

「傾天，你喝成這樣有讓其他人看見嗎？」

雷傾天是醉了，但神智還很清醒，他沒回答，只是指著雷之亦叫囂著，「三哥，你看著，我不會輸的，我一定會得到家主的位置。」

雷之亦將他拉進房裡關上房門，推著他到桌邊坐下，「你真這麼想做家主？」

雷傾天托著腮，雙肘撐在桌上，似是要抵抗醉意，「三哥，當了家主是不是就能隨心所欲了？」

雷之亦不滿意他這種說法，喝斥他，「如果你是這麼想，那你不配當家主！」

「我本來是有抱負的，認為我能將天莊管理得很好，甚至更甚過去的家主，可是你們一個個都不認同我，祖父只認可你成為繼任者，大伯也瞧不起我，其他兄長們都認為我是個孩子，連我父親……我甚至沒辦法選擇能與我共度一生的伴侶……」

「你的確還年輕，但你別管兄長們怎麼看你，你比他們都有資格當家主。」

見雷傾天難得跟自己說這麼多話，雷之亦笑著揉揉他的髮頂。

此舉惹得雷傾天不快，揮開了他的手，「三哥，你也認為我還是個孩子。」

「你說話這麼不經大腦，不像個孩子嗎？瞧瞧你說的話，好像當上家主只是為了娶自己想要的女子做妻子一般，天莊家主不只是一個位置，更是一份責任。」

「我不是這麼想的，但三哥你不能否認如果我是家主，沒人能管我要娶誰為妻吧！」

雷之亦這才明白雷傾天會喝醉，並不只是因為失去家主的位置而已，更令他為之心悶的，是三叔不同意他與冉蕙蘭的婚事。

他對那姑娘的心思，昭然若揭。

過去的雷之亦並不會如此多愁善感，感情事於他來說並不重要，得到家主是他唯一的追求，可這回腦傷復發再醒過來後他變了，當不當家主，他不在乎了，反而很羨慕雷傾天可以有這麼深愛的女子。

所以，他幫了他一把。

「傾天，我跟你打個賭，如果我可以在七天之內幫你在祖父面前立下一個天大的功勞，你就得承認我是家主的繼任者。」

「我承不承認對你來說很重要嗎？」雷傾天雖然因酒意而醉眼迷濛，但卻語氣認真的詢問著。

「當然，承認我是家主繼任者，你才會乖乖的在我身邊學習，如此一來你才能更快成為稱職的家主，我也才能把家主之位傳給你。」

這下雷傾天完全清醒了，他不解的看著雷之亦。剛剛三哥說……要把家主之位傳給他？

「傾天，我的心已不在天莊了，我嚮往更平凡的生活，可如今的你心性不定，我還不能把天莊交給你，但以你的能力，如果你認真學習，或許兩年後就能獨當一面了。」雷之亦說著眼神變得悠遠。

雷傾天一時答不上話，雖然他還沒能讓父親同意他娶冉蕙蘭，但至少他還知道冉蕙蘭在何處，看得見她。

三哥是個可憐人，他雖然忘了阮無心，但阮無心在他心中並不是一絲痕跡也不存在。

「三哥……兩年後你打算去哪裡？」

「我和大哥約定好了，兩年後跟著他到天市院去定居。」

果然是天市院啊！記憶可以抹去，但卻難以忘得完全。雷傾天不禁唏噓。

「好！我跟你賭了，若真如你所說的讓我七天內立下大功，我就認可你是能讓我學習的對象。」

雷之亦拍了拍雷傾天的肩，告訴他另一個好消息，「我不是白白讓你等，還給你好處。」

雷傾天執起桌上的茶壺倒了杯茶，仰頭一飲而盡，醒醒酒，才道：「什麼好處？」

「你知道我剛剛去了哪裡？」

雷傾天搖了搖頭，他又沒在三哥身邊安排眼線，怎麼知道他的行蹤。

「我剛剛去找三叔談你的婚事，我已經說服三叔，他同意讓你娶冉姑娘。」

雷傾天拿著杯子的手停頓在半空中，愣怔看著雷之亦，似乎在理解是不是自己醉了、聽錯了，「你是說，我可以娶蕙蘭了？」

「沒錯，我說只要三叔答應，我會在幾年內把家主的位置給你，雖然他覺得冉姑娘沒有足以匹配你的家世，但為了你的前途，他兩相權衡之後答應了你的婚事。」

「三哥……」

看他一臉感動的模樣，雷之亦取笑他，「怎麼？現在不用等到立功，你已經信服我了？」

雷傾天收回感激涕零的表情，彆扭地別開臉，嘴硬的說：「才不是！我還沒認可你，你真讓我立功再說。」

雷之亦笑他的孩子氣，就這樣子還想當天莊家主，差得遠了。「既然七弟非得要我表現一下，那三哥自然不能讓你失望嘍！」

如果七天前，雷傾天對雷之亦的能力仍存著懷疑，如今的他是完全信服雷之亦了。天莊的狩獵季，發生篡謀家主之位的大事，雷之亦早有盤算，安排了一連串的計謀等著主使者現出原形，果真讓雷傾天立了功。

與雷傾天一同在茶樓飲茶的于允昊看著他眉飛色舞的樣子，笑他怎麼像個孩子似的，開心的情緒全顯現在臉上，藏都藏不住。「天莊的事我聽說了，你立了大功，老太爺很滿意吧！」

祖父當然不會同意三哥要把家主之位兩年內傳給他的這個決定，所以三哥與父親的協議是密約，如今，他立功了，同意在三哥身邊學習，父親知道了三哥是真的有心將家主之位傳給他，也就遵守承諾，同意他與蕙蘭的婚事了。

「我開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情。」

于允昊放下茶杯，好奇地問：「喔，什麼事說出來大家一起開心啊！」

「我要成親了。」

「成親」兩個字讓于允昊收起笑容，他沒忘記那日在後院看見的，如今雷傾天說他要成親，要娶的人是冉蕙蘭嗎？

雷傾天太欣喜了，沒有注意到于允昊的異狀。

「成親？是誰偷走了我們雷七公子的心啊？」

雷傾天沒有賣關子，事實上今天找于允昊一同上茶樓為的就是這件事，縱然天莊勢力龐大，也不能不說一聲就強搶人家府裡的侍女。

「是你府裡的蕙蘭。」

「蕙蘭？」于允昊失笑，一副當他在說笑的表情，「我知道蕙蘭是個美人，但人雖美卻冷，你知道有多少人求娶於她，她看都不看一眼？別以為你是天莊七公子就有所不同，蕙蘭也不是貪慕榮華富貴的女人。」

「我知道有不少貴人求娶於她，但他們只想納她為妾，並不是真心，我不同，我給的是真心真情、是正妻的位置。」

正妻，那是于允昊無法給冉蕙蘭的地位，他明白縱使自己尚未娶親，母親也不可能讓他娶奴僕為妻，相較於雷傾天，與他同樣生來矜貴，甚至有遠比于府更顯赫的家世，卻能得到長輩同意娶冉蕙蘭，令于允昊嫉恨不已。

「堂堂天莊七公子，真能娶一名奴僕？」他多想聽到否定的回答，那他便有機會從中作梗，沒想到這問題一點也沒有困擾雷傾天。

「我父親已經答應了，至於我祖父……」說到雷鴻翰，雷傾天表情才有了些許落寞，但從祖父宣佈要將家主之位傳給三哥的那一刻起，他就知道即使自己做得再多都得不到祖父的青睞，「他的眼中只有我三哥。」

于允昊拍了拍雷傾天的肩似是為他打氣，但對於雷傾天失去機會，他並不為他惋惜。曾經，他是真心將雷傾天當作朋友，但雷傾天千不該萬不該愛上他得不到的女人。「你三哥正式拿下家主之位後，是不是就要分家了？」

「祖父不喜歡一個好好的家四分五裂，說了只要他在世就不能分家。」

「你甘願一輩子待在你三哥的陰影之下？」

于允昊言談有些怪異，雷傾天心裡產生疑問，但仍不動聲色，「允昊，要不是我太信任你，幾乎要以為你在挑撥我跟我三哥的感情了。」

于允昊意識到自己說得太過，心頭一驚，但未顯現於外，他改變了話題，「你信任我？你最信任的明明是紫微院家主雷朔夜吧。」

提到他，雷傾天露出笑容，如果他遇上生死搏鬥，朔夜是他唯一放心把背後交給他，與他並肩應敵的人。「朔夜不一樣，對我來說他是救命恩人。」

「救命恩人？這件事我倒是第一次聽說。」

「我小時候他救過我一命，說來有趣，朔夜生得俊美，我半昏迷時誤以為他是女孩，當下就對他一見鍾情，知道他是男子，我有多失望啊！」

于允昊曾見過雷傾天與雷朔夜相處的模樣，若不是知道雷傾天愛開雷朔夜玩笑，他都要懷疑雷傾天有斷袖之癖了。

但如今他知道雷傾天不是，因為他正打算跟他搶奪同一名女子。

雷傾天發現自己扯遠了，切回主題，「允昊，我什麼時候方便讓人去于府提親？」

于允昊笑得勉強，雖然冉蕙蘭做事伶俐，但對母親來說要換個侍女並不難，尤其知道想求娶冉蕙蘭的人是雷傾天後，更不會強留她。

他得多點時間來安排，最先要說服會反對這婚事的人，就是冉皓謙，冉蕙蘭十分服從兄長的命令，只要冉皓謙拒絕，這婚事幾乎就無望了。

「你真的攻下了蕙蘭那個冰山美人？」

「你還不信？」雷傾天不明白今天好友怎麼這麼看不起他，他由懷中取出他貼身收著的寶貝，一只冉蕙蘭親手繡的香囊，香囊上還打著一只同心繆絡，那是她給他的定情信物，「這是蕙蘭親手做的，送予我當定情信物。」

「給我。」

「為何？」雷傾天立刻收手，讓于允昊撲了個空。

于允昊故作愠怒，「怎麼，這香囊的真實性禁不起考驗嗎？蕙蘭可是我母親最喜歡的貼身侍女，你要把人帶走，總得有讓我母親能信服的東西吧，不然如何證明你與蕙蘭已經私訂終身？」

雷傾天遲疑，要確定他們是不是私訂終身，于夫人大可直接把蕙蘭叫到跟前詢問便可，哪裡還需要什麼信物？

「放心，好友一場，我會幫你說服我母親答應這件婚事的，只是你要給我點時間，在府裡找個跟她一樣伶俐的侍女來服侍我母親，還有，過些日子我得去一趟外地收租，等我回來才有時間好好跟我母親提這件事，你再等等。」

雷傾天雖然猶豫，但還是讓于允昊拿走了冉蕙蘭給他的定情信物，如今于府當家作主的還是于夫人，或許于允昊真有拿走信物的必要也不一定。

這麼想之後，他對于允昊的行為釋疑了，舉起茶杯，「那我就以茶代酒謝你，我們成親後，不會忘了你的媒人禮的。」

「我可是很貪心的，或許會要你一塊地還是一棟宅子當謝禮喔！」于允昊也舉起了茶杯。

「只要能娶蕙蘭，我名下的資產只要你要，我就送你。」雷傾天說得毫不心疼，先乾為敬。

于允昊也喝下茶，眼神中的算計隱藏在杯後，沒讓雷傾天看見。

血，為什麼四周盡是血？冉蕙蘭行走在陌生的郊道上，不明白自己怎麼走到了這裡，不明白為什麼地上盡是怵目驚心的血跡。

直到她看見不遠處躺著一個人，她緩緩走近，他的身上也染著血，莫非，血跡是這人留下的？

冉蕙蘭走得越近，疑惑便越深，為什麼這個身影看來這麼熟悉？

來到那人身邊後，冉蕙蘭俯身一看，竟是大哥冉皓謙，他睜著不甘心的眼眸，張著的嘴似是來不及發出呼救聲就斷了氣，她伸出手指確認他的鼻息，卻未在他鼻間探得一絲熱氣。

「不！大哥——」冉蕙蘭大喊出聲，猛地由床上坐了起來。

一名被留下來照顧她的小侍女見她醒了，立刻坐到床邊，「蘭姊姊，妳還好吧，作惡夢了嗎？」

還好是惡夢！冉蕙蘭急喘著氣，她怎麼會夢見這麼不吉利的夢？

「沒事……只是夢見了我大哥……」

小侍女聞言，冉蕙蘭還未掉下眼淚，她先哭了，「蘭姊姊妳要節哀啊，否則冉大哥會無法安心的去啊！」

安心的去？她在說什麼？冉蕙蘭皺起眉頭，怒而推開小侍女，「妳在說什麼，我大哥還好好的，妳說這是什麼不吉利的話。」

「蘭姊姊……妳忘了嗎？忘了今天午後發生的事？」

「午後？發生了什麼事……」冉蕙蘭話未完，就想起了午後的事。

于夫人喜歡聽人唱曲，隔三差五就會找歌伶在午後休憩時唱曲給她聽，這時冉蕙蘭就會侍立在于夫人身邊，陪著她聽曲。

不過今天她的心思全不在曲子上。

一個多月前，于允昊帶著隨身護衛冉皓謙前往外地收租，雷傾天說等于允昊回來，他就會正式到于家提親，冉蕙蘭雖然聽得害羞，但內心十分欣喜，她就快要嫁給心儀的男子了，怎麼不欣喜？

越接近于允昊回來的日子，她越雀躍，連夫人都發現她的異狀，冉蕙蘭當然不好意思自己提起這件事，所以隨便找了個理由搪塞過去。

只是今天曲子還沒唱完就有人急急來通報，說于允昊在收租的路上遇上了盜賊。

「少爺他……遇到了盜賊……」冉蕙蘭喃喃重複著今天午後的事，她記得有人通報少爺回來了，不過是遇上盜賊勉強逃了回來。

「是啊，少爺遇到了盜賊，冉大哥為了救他留下斷後，結果……沒能逃過一劫。」

「不！妳別胡說，不可能。」

「蘭姊姊，是少爺帶回的消息還有假嗎？蘭姊姊聽見惡耗後便暈倒了，妳忘了嗎？」

冉蕙蘭因著小侍女的話，感覺到頭部鈍痛，隱約也記得她聽見惡耗而暈倒，頭還撞上了什麼……

不！那是夢！那不可能是真的！冉蕙蘭不想再聽小侍女詛咒她大哥，遂對著她怒吼，「別說了！我大哥沒事，妳別詛咒他，妳給我出去，我不想再聽妳說、不想再看到妳！」

「蘭姊姊……」

「出去啊！滾出去！」

小侍女見她激動，連忙安撫她，「蘭姊姊別生氣、別動怒，身體要緊，妳現在的身體已經不是妳一個人的了。」

「妳在說什麼？快滾！」冉蕙蘭指著房門怒斥著要小侍女離開，卻見到于夫人領著人到她房裡來，身邊還跟著于允昊。

于允昊歷劫歸來，在對冉蕙蘭說出惡耗後，她便暈倒了，于夫人命人找來大夫卻診斷出她有了身孕，因為懷孕體虛又聽聞惡耗才會一時失去意識。

一看到于允昊，冉蕙蘭立刻下床奔至他身前，扣住他的手著急地問：「少爺，我大哥呢？他沒事吧！這一切都是我在作惡夢是不是？我大哥什麼事也沒有，他陪

著少爺回來了是不是？」

于允昊反手握住她的手，表情哀痛，「蕙蘭……妳大哥她……沒能回來……」
她摀住雙耳不想聽，這都不是真的！她的幸福就在眼前了，只要少爺收租回來，七公子就要來于府提親，她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，大哥不會有事的，他會看著她出嫁，親手把她交到七公子手中，他一定會好好的。

「不……我不相信……我大哥沒事的、沒事的。」冉蕙蘭喃喃自語，又跑回床上瑟縮著，「你們都是騙我的，大哥怎麼可能會有事……」

于夫人可沒同情她的遭遇，語氣不善的問了一個問題，「蕙蘭，妳肚子裡懷的孩子是誰的？」

肚裡的孩子？瑟縮著的冉蕙蘭突然得知另一個消息，錯愕地望著于夫人，看見夫人臉上的憤怒，再轉而望向于允昊，卻在他臉上看見了不甘心。

她低頭看著自己的腹部，伸出手覆上。孩子……她有了七公子的孩子了？

于夫人見冉蕙蘭一句話也不說，眼神示意旁人，就看見一名侍女手捧著托盤，托盤上放了一碗又濃又黑的湯藥，「給她喝下。」

冉蕙蘭看見那碗湯藥，不明白為什麼要讓她喝，「這是什麼？」

「這是滑胎藥。」

冉蕙蘭嚇得揮開那碗藥，那名侍女沒料到她會這麼做，手一個沒拿穩就讓碗飛出去砸碎在牆邊，藥灑了一地。

「為什麼要讓我喝滑胎藥？我不喝！」

于夫人肅起臉色，她待冉蕙蘭不薄，也知道兒子一直妄想將她娶進門當妾，但她一直以為冉蕙蘭會有分寸，沒想到她竟然勾搭上了允昊，還有了孩子！

她不過是一個奴僕，即使給允昊當妾都不配，她絕不允許她過門！「妳未婚有孕，犯了淫亂的大罪，不該喝滑胎藥嗎？」

冉蕙蘭無話可說，她的確未婚有孕，但七公子馬上就要來提親了啊！更何況天莊是什麼樣的地方，怎會容許夫人打掉雷家的骨血。「不行！夫人，您不能打掉我腹中的孩子。」

「我不行？妳是我于府的奴人，我要怎麼做還得經過妳同意嗎？喝了滑胎藥後，妳也不能留在于府，府裡容不下妳這樣淫亂的賤婢，我要把妳賣到青樓去。」

「不！夫人！求求妳不要！」冉蕙蘭撲跪至于夫人跟前，扯著她的衣袖哀求著。

「娘，您怎能逼良為娼？」于允昊想為冉蕙蘭求情，卻被于夫人大聲喝斥，阻止了他接下來的話。

「你還敢為這個賤婢求情？我早就知道你看上了這個賤婢，我一再提醒你該有分寸，我們于家即使是妾室，都不能讓一個奴人過門，你忘了嗎？」

「娘，我沒忘。」

「你沒忘？你沒忘這個賤婢怎麼會有孕？」于夫人腳一踢，把冉蕙蘭給踢開。

「蕙蘭腹中的孩子不是我的。」

原來夫人誤會了，冉蕙蘭看見生機，連忙又爬回于夫人跟前求情，「夫人，這孩子不是少爺的！」

于夫人細眯起眼，憤怒冉蕙蘭到這個地步了還敢騙她。「不是允昊的難不成妳還能自己有了孩子嗎？妳不要跟我說是府裡奴人的，我知道那些奴人妳從沒看上眼。」

「夫人，蕙蘭腹中的孩子是七公子的，不是少爺的，請不要讓蕙蘭喝滑胎藥，求求您了，夫人。」

「七公子？天莊的雷七公子？」于夫人懷疑，有可能嗎？堂堂天莊七公子會看上一個奴僕？

以天莊的家世，就算她腹中的孩子真是雷傾天的，雷傾天會承認這個孩子嗎？

「是真的，這是七公子的孩子，七公子說他會到于府來提親，一等少爺由外地收租回來就會來提親，請夫人相信蕙蘭。」

于夫人略一沉吟，茲事體大，若這孩子真是雷傾天的，而雷傾天真想娶冉蕙蘭，那她現在打掉胎兒，等於是開罪了天莊。

「允昊，你去找雷七公子確認此事真假，若是真的，我要看見雷七公子上門提親，否則孩子不能留，這個賤婢也留不得！」

「是！」于允昊當然不願意讓雷傾天來于府提親，可若不來提親，冉蕙蘭將會被賣至青樓，他得想個辦法解決。

「在確認之前，把這個賤婢給我牢牢地鎖在房裡，誰讓她逃了，于府也不用待了！」

于夫人身旁的奴僕立刻躬身應是。

冉蕙蘭鬆了口氣，雙手像是護衛般的護著腹部，她和孩子都會沒事的，她相信只要少爺去詢問七公子，一定會得到肯定的答覆。

冉蕙蘭多想現在就飛奔到雷傾天身邊，泣訴大哥不幸遇劫的消息，她多想此時雷傾天就在她身邊，溫柔的抱著她、安慰她，平撫她失去至親的傷痛。

可誰也想不到，眼看就要成就的好事，最終還是出事了。

雷之亦獨自前往雷傾天心情鬱悶時會去的那處林子，果然看見他在林子裡借酒澆愁。

他重重嘆了一口氣，明明七弟與冉姑娘的好事將近，就等于允昊由外地收租回來就前往于府提親，沒想到還是發生了變故。

雷傾天先是得知于允昊遭劫，冉皓謙沒能逃過一劫，客死異鄉，知道冉蕙蘭一定承受不了這個消息，馬上準備前往于府，就算暫時不談婚事，也想先把她接來天莊，沒想到接著又收到她上吊輕生的消息。

她是雷傾天的摯愛，當他得知死訊，立刻直奔于府確認，于允昊卻告訴他，上吊身亡的她冤氣太重，于夫人已經命人將她扛至亂葬崗草草埋了。

雷傾天領著人在亂葬崗找了許久，就是沒能找到冉蕙蘭，那兒的屍身都是草草埋了，又有狼群出沒，冉蕙蘭的屍身怕是早已被野狼拆吃入腹了。

因為如此，雷傾天崩潰了，他離開亂葬崗後沒回天莊，徹底消失，此舉惹怒了他的父親雷道明，鐵了心的放話他不回來就不用去找他了。

看著雷傾天頹廢的樣子，雷之亦想著幸好祖父在上回篡謀事件後就雲遊四海去

了，否則見到七弟如今這個樣子，只怕會更加失望。

雷傾天仰頭喝完最後一口酒，放下酒罈，這罈酒味道是苦澀的，是因為他的心境，還是因為他的眼淚？

聽見腳步聲，見雷之亦來到他身旁，雷傾天別過臉抹去眼淚，「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？」

「傾天，要當天莊家主，除了要有人脈更要有眼線，接掌了天莊還不夠，還要確保雷氏旁支紫微、太微、天市三院對天莊的忠心。至於家主之位坐不坐得穩，得要確認兄弟們是不是對這個位置死了心，經歷過上回篡謀事件，我被養了我二十多年的父親謀害後，我學會了這一點。」

雷傾天冷笑，兄弟情一旦擺到權勢地位之前也蕩然無存，「你是在跟我說，你這新任的天莊家主，在自己兄弟身邊安排了眼線？」

「沒錯，是不夠光明磊落，但我問心無愧，我安排眼線不是為了害人，是為了防人，你不害我，我自然就不會害你。」

「我一向說到做到，上回打賭我輸了，說會在你身邊好好學習就會做到。」

雷之亦在他身旁坐了下來，看了看酒罈，是空的，七弟酒量驚人，即便喝了一整罈的酒，應該還神智清醒吧。

「學習？你還想當這個家主嗎？」

「失去了蕙蘭，我就像行尸走肉一般，當家主做什麼？」

雷之亦斂容，本來帶著安慰的輕柔嗓音也低沉了不少，「如果你真這麼想，那麼你真的不配當天莊家主，甚至連在這裡為冉姑娘哀悼都不配。」

雷之亦的話惹怒不了雷傾天，他的心已經碎了，再怎麼激也起不了反應。「除了蕙蘭，我已經什麼都不在乎了。」

「你連把冉姑娘的名字放在嘴邊都不配。」

「三哥，你讓我在這裡自生自滅好不好？這下你可以完全放心了，再也沒有人有資格跟你競爭家主了。」

雷之亦端著一張雷傾天已無可救藥的冷臉看著他，很想狠狠地賞他的後腦一巴掌。「傾天，你知道天莊勢力多龐大嗎？你要查什麼事，幾乎沒有查不出來的。」

雷傾天沒有回答，他不明白自己都想在這裡發霉腐爛算了，為什麼三哥就是不走，還硬要留在他身邊跟他說話。

難怪雷之亦說雷傾天還年輕，接掌不了天莊，他認同每個人都有自己想追求的人生，就像他已對家主的地位失去了興趣，但在確保天莊能順利傳承下去之前，他不會像雷傾天這樣輕言離開。

「冉姑娘死得不明不白，死後還被草草下葬、屍骨不存，你不懷疑？你說于允昊知道你與冉姑娘的關係，冉姑娘遭遇不幸，他竟未留著她的屍身讓你帶回去，而是任由府連喪禮也未辦就下葬？」

雷傾天是傷心，但這個疑點他不是沒想過。「我質問過他，但他說他尚未與于夫人說明我與蕙蘭的事，蕙蘭自縊後，他還來不及找我商量，蕙蘭就被于夫人下令埋了，他知道時為時已晚，只來得及告知我這個消息，我也立刻上山去找，但已

經找不著蕙蘭了。」

雷之亦旁觀者清，自然能理出更多疑點。「先不論身後事怎麼處理，你就沒想過冉姑娘明明即將與你成親，就算她兄長意外逝世，她也該來找你泣訴，尋求你的安慰，可她卻選擇了輕生，這不也可疑？」

雷傾天沉思了起來，三哥點出這疑點，他之前悲傷過度，的確沒想到。

看七弟似被自己的話吸引了注意，他接著說：「還有冉公子，他和于少爺的交情並非只是主子與下屬那麼簡單，但冉公子卻客死異鄉，連屍首都未能尋回，如此不合理，你亦不懷疑？」

「三哥的意思是……他們兄妹的死因並不單純？」雷傾天不想懷疑好友，可三哥綜合了所有的疑點，讓他不懷疑于允昊都不行。

「有天莊這麼龐大的勢力不用，任憑冉氏兄妹沉冤難雪，所以我說，你連喊冉姑娘的名字都不配。」

「我能用天莊的勢力幫蕙蘭查出真相？」

雷之亦站起身，抖了抖衣襬揮去塵土，「要做家主，就要懂得使用天莊的勢力，你要先振作起來，我才能教你下一步該怎麼做，要怎麼在不驚動于府的情況下私下調查。」

雷傾天彷彿又有了活下去的動力，他跟著站起身，卻因為酒意而踉蹌了下，雷之亦及時扶住他。

「瞧瞧你這狼狽的模樣，在你身上的酒氣未退之前、在你還睜著這哭紅的雙眼的情況下，不准回來，等你收拾好自己再回天莊找我。」

「三哥……」

「我懂你失去摯愛的痛，即便芳魂已杳，死因不能不查。」

「我會回去。」

雷之亦相信雷傾天。七弟是他唯一認可的繼任者，失去摯愛是最深沉的悲痛，但不會讓他從此一蹶不振，他只是需要有人點醒他。

「我在天莊等你。」

看著雷之亦離去的背影，雷傾天想起了冉蕙蘭，又讓淚水模糊了視線。

蕙蘭是他此生摯愛，在他查明她真正的死因之前，絕不會罷休。

「蕙蘭，妳等我，我會為妳查明一切，我不相信妳捨得棄我遠去，妳的冤，我會為妳昭雪。」

第 2 章

四年後。

雷之亦說到做到，將雷傾天帶在身邊學習兩年後，將天莊家主的位子傳給了雷傾天，便到天市院去定居了。

此時的雷傾天再也不是當年那個小夥子，當年與雷之亦在林子裡短暫的談話後，他果然重新振作起來，一邊學習如何掌管天莊，一邊也私下調查冉蕙蘭的死因，以及冉皓謙莫名遇劫的疑點。

或許是因為失去摯愛的關係，他的個性也開始起了變化。

雷傾天變得冷靜自持，不再像過去毛毛躁躁，也少了孩子氣，更是從此封閉了自己的感情。

失去了冉蕙蘭，他再也找不到能讓他動心的女子了。

當年雷傾天被雷之亦的光芒掩蓋，少有人知道他與冉蕙蘭的故事，唯有他的父親雷道明知道他至今未娶的原因。

雷道明看著來請安的兒子，雖然他已是天莊的家主，但依然每日午後到他的院落來請安，從未間斷。

雷道明輕啜一口茶，看了兒子一眼，「傾天，你沒有娘親，所以這事才輪到我來煩惱，我聽說你拒絕了劉府的邀宴？」

雷傾天知道父親的用意，他想要自己前往劉府的宴會，為的是劉府千金。「父親，那樣盛大的宴會不符合我的興趣。」

「興趣？你每回前往紫微院，讓我看見的可跟你說的不同。」

說到紫微院，雷傾天心頭一緊，因為他不久前才由紫微院回來，失去了他此生最好的朋友雷朔夜。

「因為朔夜與我的交情，我玩得開心，但劉府的宴會是想幫劉府千金找乘龍快婿。」

「那又如何，以你的條件還怕比不上別人？」

「我自然不怕比不上別人，而是劉家小姐入不了我的眼。」

雷道明放下手中瓷杯，輕輕一聲碰撞完全沒有顯示出他心中的憤怒，但他的眼神可是明擺著不贊同，「莫說冉蕙蘭已經死了，若她還活著也配不上你，當初我答應婚事是老三用家主之位與我談條件，如果家主已經是你，自然無法再用這個條件迫使我答應了。」

雷傾天臉上淡漠，再開口已不是兒子對父親的回稟，而是以家主身分的宣告，「父親，如今既然當家掌權的是我，我要娶誰不娶誰，自然不是父親能左右的。」

雷道明可沒有兒子沉著，他立刻拍桌而起，勃然大怒，「你祖父還在，我還在，婚姻大事向來是父母之命。」

「祖父既然能接受三哥及阮無心……喔！不，祖父都讓她換回本名阮丹荷了，那麼自然也知道不該再隨意左右孫兒們的婚姻。父親，容我提醒您，三哥當年是因為有腦傷在身，不得已才由你們安排，對我來說可沒這個問題，小小一個紫微院都敢對抗皇帝指婚了，您想想我身為天莊之主，有什麼身不由己的？」

「你！」

「父親，您還是好好養老，別管太多事，我說了，劉府千金我看不上眼，或許有一天會出現一個勝過蕙蘭的女子也不無可能，只是到時她是不是父親能接受的，我想，父親都要學著接受了。」

看著兒子轉身離去，雷道明知道他們父子的隔閡在四年前就已經存在了，兒子既怨他拖了太久才答應他們的婚事，讓他從此與冉蕙蘭天人永隔，更怨四年前他阻止他深查冉氏兄妹的命案，讓他們兄妹死得不明不白，但雷道明不後悔，因為依兒子的條件，值得跟更好的女人在一起。

雷傾天剛走出父親的院落，就有人來向他稟告軒毓侯來訪，正在大廳等候。

雷傾天頓了頓，才遣退奴人，今早他已經收到線報，雷朔夜帶著他的未婚妻洛櫟罍，在郡主的引見下晉見了皇帝，如今雷朔夜會來天莊只有一個可能，就是他已經跟皇帝攤牌了。

這個結果沒有出乎自己的意料，但他意外的是雷朔夜竟然馬不停蹄的到天莊來見他。

崇德皇朝傳帝三百餘年，盛世不再，雖無戰亂，但皇朝之勢已大不如前，在崇德皇朝之中，共有三氏舉足輕重的豪強，尤以雷氏為最。

雷氏的產業幾乎可左右整個皇朝的興衰，連朝廷也不敢得罪，為雷氏產業賜名為「天莊」。

雷氏本家掌天莊，旁系尚有三支，各為紫微院、太微院及天市院，三院各有所長，太微院司文，在詩、畫的領域出過不少當代名家，天市院則經商有成，雖依附本家天莊生存，但對天莊來說亦是不可缺少的旁支。

紫微院司武，非但紫微院主武功卓絕，紫微院更專為天莊旗下各部培訓護衛、死士，對朝廷來說，雷氏有了紫微、太微、天市三院，已是令朝廷忌憚的存在，尤其是紫微院的現任家主雷朔夜，可說是皇帝心中又愛又恨的存在。

雷朔夜及他父親兩代在朝為武將，尤其雷朔夜還因邊境戰亂領皇命出征，平定邊境戰亂有功，受封軒毓侯，皇帝不可能不想辦法拉攏雷朔夜。

皇帝想得很簡單，就是為雷朔夜賜婚，將他最疼愛的姪女，郡主虞雪罄指給他，能讓他脫離天莊成為皇帝的親信是最好，若不成，也要讓虞雪罄成為眼線，監視及牽制雷朔夜。

但雷朔夜不肯，因為他愛的女人不是郡主，而是洛櫟罍，為此他幾乎與皇帝反目。雷朔夜是雷傾天最好的朋友，更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他不會容許雷朔夜將自己置身於危境，所以他施了小計謀，以斷了兩人情誼的代價，換取雷朔夜的平安。

但很顯然的，雷朔夜沒有選擇他為他安排好的路。

雷傾天一進大廳，果然看見雷朔夜、洛櫟罍及她的師兄洛琇玥。

雷傾天在主座坐定，看著侍女送上上等茗茶，他招呼他們喝茶，自己卻沒喝，也沒有多說一句，甚至連問他們的來意也沒有。

一般人見到天莊的氣派，應該都是侷促的，但在御醫監學習的洛琇玥，又常出入九皇子的宮殿，他可沒有這方面的問題，一派輕鬆樣。

至於洛櫟罍，雖然知道雷傾天當初並不是真的要毒害她，但她防備他的是另一件事。

雷傾天看著兩人，他們心裡想著什麼，臉上都顯現出來，唯有雷朔夜，那表情複雜難辨。「朔夜……我以為你已經與我割袍斷義了。」

雷朔夜見他還要裝傻，也不急著明言，「家主見到櫟罍還活著，一點也不驚訝？」

雷傾天走下主座來到雷朔夜的面前，抬起手指要托起他的臉，這是他的一貫動作。

沒想到這一回洛櫟罍攔身在前，還揮開了他的手，「家主請自重。」

雷傾天沒有動怒，只是負手於後，走了開去，「朔夜，我說了私下喊我名字就好，

喊我家主，聽了生疏。」

雷朔夜很想肅著臉容，但看洛櫟罌那渾身帶刺護衛著他的模樣，他還是忍俊不住，「家主，朔夜的未婚妻不滿意朔夜老是不知輕重，居然敢直呼家主名諱，所以嚴格禁止我再這麼做。」

雷傾天轉過身，微傾身子直視著倨傲的洛櫟罌，她若不是這麼有膽識，還真配不上雷朔夜。「洛櫟罌，妳鬼門關前走了一遭，好不容易活回來了，居然還敢惹怒我，妳讓我的朔夜跟我這麼疏離，該當何罪？」

就是這樣，什麼叫「我的朔夜」，洛櫟罌娥眉泛怒，她鮮少得見這位偉大的天莊家主，但每次見到他，他似乎都在跟她宣告侯爺不屬於任何女人，只屬於他，這讓她非常不悅，堂堂天莊家主，什麼樣的女人要不到，非得來動侯爺的歪腦筋？

「請家主別再開玩笑了。」

「開玩笑？我是認真的，洛櫟罌，妳可知道朔夜是我的初戀，在他救了我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愛上他了。」

「櫟罌問清楚了，家主，侯爺他說了他不是當年救了家主的人，櫟罌替侯爺謝謝家主的錯愛，但侯爺他不是您的朔夜。」

「誰救了我我自己知道，更何況朔夜只要是紫微院的人，他就是我的朔夜，本來我們之間的情義是他親手斬斷，如今要接起來的人是他，可不是我。」

雷朔夜知道雷傾天是不會主動開口了，那就讓他來說明一切，「傾天……」

「妳瞧，這回可是他自己改口了。」雷傾天對洛櫟罌示威。

「傾天，你是想轉移話題吧，我們相識太久，這一招沒有效了。」

「話題都是你們提起的，怎麼說轉移話題的是我？」

雷朔夜走上前，要不是他生得俊美，那番氣勢肯定讓雷傾天不自覺退避三舍，但也因為他沒有退避，下一刻，他就眼睜睜看見雷朔夜擁住了他。

「朔夜，你這麼熱情我都不習慣了，這種事這麼堂而皇之的做不好，你若有興趣，晚上來我房裡，我保准給你一個欲仙欲死的夜晚……」

「家主請自重！」洛櫟罌這回的語氣，是壓抑著怒氣的。

雷朔夜抬起手制止她，洛櫟罌才悻悻然的退了開。

「我知道你平常非得講那些混話講到我想拆了你的骨頭才肯罷休，但今天我沒時間跟你玩這把戲，我只是不知道該打你一頓還是該好好抱抱你。」

「我選第二個。」

「要我抱你，你是不是該說實話？」

雷傾天推開雷朔夜回到主座坐下，輕啜杯裡的茗茶，看不出來是否在閃躲問題，反而一臉適意，好像真不知道雷朔夜所言何事一般。

「傾天，你為了讓我能和櫟罌在一起，想了個可以讓我拒絕皇帝的指婚，又可保住性命的方法，是不是？」

「我記得我是唯一反對你娶洛櫟罌的人不是嗎？」他還不鬆口，是因為他想知道雷朔夜知道了多少，不過看洛琤玥也跟在一旁，他想，雷朔夜應該知道全部實情了。

「你是故意這麼做的，你為了讓皇帝不再忌憚紫微院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讓天莊與紫微院反目成仇，可我們是知交，突然反目皇帝不但不會相信，還會認定我們合謀，所以你必須製造一個足以讓我們反目的理由，這才毒害了檣罍。」

「你這段話唯一可信的，只有我毒害了洛檣罍這一句，因為她的確是我毒死的，沒想到她命真大，居然可以活跳跳的在我面前來個河東獅吼。」

「傾天，洛御醫他全說了。」

見雷傾天望向自己，洛琇玥無奈的雙手一攤，「我一向看不得有人受委屈。」

洛琇玥說的沒錯，傾天是受了委屈，他犧牲自己為他做了一切，而不知道的他沒有深思傾天怎麼可能對檣罍痛下毒手，還無情地斷了他們之間的情義。「你讓檣罍吃的毒藥是假，但我們絕交是真，若不是洛御醫說明一切，我只會以為檣罍大難不死，被洛御醫救了回來，對於你，我會只存恨意，這樣你也無妨？」

雷傾天黯然自嘲一笑，但很快所有的情緒又被他隱藏了起來。情緒是隱藏了，可出口的話已不再隱瞞，「朔夜，你真傻，我辛苦安排了一切，就是知道紫微院不脫離天莊，皇帝永遠不會相信紫微院，所以我寧可切斷與紫微院的關係，你這麼做不是又讓皇帝猜疑我們了嗎？」

「那又如何，我跟皇帝說了，他要派幾十個、幾百個眼線來軒毓城我都不怕，因為我並無反心，只要那個眼線不要是一個妻子就好。你說我傻，你自己才傻，天莊與紫微、太微、天市三院密不可分，就是因為這個關係及勢力，朝廷才動不了雷氏，你可知少了紫微院，雷氏內部可能分崩離析，朝廷要動天莊就再也不是難事？」

「你小小一個紫微院都肯為了洛檣罍對抗皇帝，我堂堂天莊，為了紫微院，又怎會怕朝廷的威脅？」

這話怎能不讓雷朔夜感動，也因為雷傾天這份真情意，紫微院只要在他手上一天就會永遠效忠天莊，這才會逼得雷傾天讓洛檣罍詐死，雷朔夜才肯親手斷了他們之間的關係。

「傾天，別再做這種傻事了，我們的交情有什麼不能一同面對的，不准你再做這種自以為對我好的事了。」

雷傾天一嘆，知道經過這件事，下回不管天莊與紫微院再因為什麼事而反目，都無法取信皇帝了。「我明白了，希望皇帝這回能懂我們的決心，別再針對雷氏了。」

「郡主也答應幫忙，皇帝看來是暫時相信我們了。」

事情解決，雷傾天那口無遮攔的習性又恢復了。「還好皇帝老了，他屬意的儲君九皇子看起來會是個明君，只要皇帝他老人家去了，我們大概就安保一生了。」

「傾天……」雷朔夜扶額，就雷傾天這不羈的模樣，他要擔心的事可多了，畢竟伴君如伴虎啊！

「別說那麼多了，現在咱們的誤會解開了，你是不是該說到做到，抱抱我？」雷傾天站起身，張開雙手等待雷朔夜的擁抱。

洛檣罍又橫眉豎目地攔在雷朔夜身前，「家主，檣罍在京城也住了好些年，聽人說天莊家主作風沉穩，為人冷靜自持，遇事更是睿智機警，可檣罍不知為何，一

直未曾見到這些。」

雷傾天收起雙手仰天大笑，彷彿她說了什麼笑話一般。「洛櫪罌，那些都是謬傳，這種謠言妳也信？」

雷朔夜知道那不是謬傳，要接任家主，雷傾天肯定付出了一些代價，傳言中的他、在自己面前的他或是過去所認識的他，雷朔夜不知道哪一個才是真實的雷傾天，或許這些都不是他，也都是他，但如今的雷傾天撲朔難捉摸，雷朔夜知道即使是自己，都不是能讓他完全敞開心懷的人了。

他心中肯定有一個重要的人，只有在那個人面前，他才是真正的雷傾天，現在他讓人看見的，只是他想讓人看見的那一面罷了。

「傾天，我帶櫪罌回軒毓城後就會開始準備婚事，到時我會派人送帖子來，你一定要來軒毓城作客，參加我們的婚宴。」

看著雷朔夜攬住洛櫪罌的腰，一臉的幸福，雷傾天也為他開心，幸福，從來得之不易，他的失去了，就看得別人也失去，所以他願為了好友犧牲。

如今事情演變至此，雷傾天不得不說這個結果出乎他意料的好，所以這個喜宴，他當然得去參加。

「一定，上回去軒毓城住沒幾天就被你趕回來了，沒能好好玩一玩，這回再去，非得住到我高興為止。」

雷朔夜白了雷傾天一眼，都說誤會解開了，他非得拿那件事數落他嗎？

「是，是我的錯，這回你到軒毓城，我一定會好好盡地主之誼，招待到你煩了膩了，自己想逃回來為止，就怕你天莊事務繁多，放不下。」

「放心，我會把事情處理好，讓自己可以放下天莊，好好的玩一陣子再說。」

雲仙樓，軒毓城裡最負盛名的青樓，樓主錢老闆亦是煙花女子出身，幾年前從良跟了一位貴人，可惜夫妻情沒有維持太久，夫君就因病過世了，錢老闆做回老本行，開了這間青樓，由於早年的經歷，她認識不少達官貴人，加之她的手腕、身段，成就了她在煙花界不墜的地位。

雲仙樓雖是青樓，但亦有四名不賣身的藝伎，號稱四大金釵，四大金釵之中有兩名舞伎、一名歌伎，以及一名樂伎，各擁有自己的廳室，會定時輪流在雲仙樓表演，四大金釵的表演皆有其口碑，是雲仙樓的重點表演。

她們雖不賣身，但揮金如土只望博得美人一笑的尋芳客還是大有人在，今天是樂伎香君在她的聽風軒彈奏瑤琴。

錢老闆接待過很多達官貴人，但從未接待過軒毓城裡最有勢力的男人。

看軒毓侯等三人刻意低調的打扮，就明白他不想讓人知道他來此，只是這軒毓侯不久前才成親，如今應當新婚燕爾，怎麼上她這來了？

不過，在看到軒毓侯身邊帶著一名生得俊美、身材嬌小的美男子後，錢老闆立刻猜出了大概。

誰人不知軒毓侯彈得一手天籟琴音，他剛過門的妻子亦是名家，她不難猜出這美公子就是侯爺夫人所扮，而他們選了香君表演的日子來，也是為了香君的名氣吧！

「這位老闆怎麼稱呼？」既然侯爺想低調，她便配合，他們選的廂房可以阻擋其他客席的視線，卻不影響觀看舞臺表演，也唯有從舞臺上才能看得見廂房裡的客人，通常是不想曝露身分的人才會選這兒。

「我們兄弟姓田，專程來欣賞香君姑娘的表演。」雷朔夜知道錢老闆肯定認出他了，以「老闆」來稱呼他，是想表示她會對他的身分保密。

錢老闆用絲絹掩口，輕輕笑了，「四大金釵之中，不管是哪一位都不會讓老闆們失望的。田老闆，我們雲仙樓裡還有觀雲軒及覽月軒的舞伎表演，以及聆雨軒的歌伎表演，如果今日香君的表演能讓各位滿意，請別忘了也擇日來欣賞其他金釵的表演，保證不虛此行。」

錢老闆招呼一陣後就離開了廂房，廂房之中除了雷朔夜及洛櫟罍，第三個人就是雷傾天。

雷朔夜及洛櫟罍的婚宴，雷傾天的確來參加了，也如他所說的在紫微院住了幾日，聽聞軒毓城有一名樂伎名為香君，在軒毓城相當有名氣，他此生聽過最美的琴聲就是雷朔夜所彈奏的，在他心中，連聲名遠播的洛櫟罍也比不上，因此倒想看看一名在青樓表演的樂伎有何能耐，所以對雷朔夜說想上一趟雲仙樓，還要雷朔夜陪他一同前往。

雷朔夜聽了覺得無奈，他才新婚，這損友就要拉他上青樓？

雷傾天本欲消遣洛櫟罍，說若真相信彼此的感情，就要相信他們只是上青樓去聽曲，並不是去尋歡，沒想到她大感興趣，也想去聽聽那位樂伎琴彈得有多好，她可以女扮男裝前去。

這就是雷朔夜帶著雷傾天以及女扮男裝的洛櫟罍前來雲仙樓的原因。

「讓我帶著我新婚妻子一同上青樓，這下你可滿意了？」

雷傾天不置可否，「滿不滿意，要等我看了香君姑娘的表演之後再說，如果她的表演不如你們兩位，我就拆了這雲仙樓的招牌。」

「拆？你真能拆了雲仙樓的招牌，也不一定走得出雲仙樓。」

「就算我天莊在軒毓城作不了主，你可是軒毓侯，我不過拆塊招牌，你會讓我走不出雲仙樓嗎？」

雷朔夜知道雷傾天不是不懂其中的利害關係，而是他尚不知錢老闆的背景，所以他向雷傾天解釋，「軒毓城是我的封地沒錯，但維持一座城的富庶繁榮，光靠紫微院雷家是不夠的，錢老闆的相好是軒毓城中僅次於雷氏的富戶，他在城中的勢力也僅次於紫微院，我們之間互不侵犯，各守分際。」

雷傾天聽完，捧著心指責雷朔夜，「你這句話刺中了我的心，好痛啊！你現在是告訴我我比不過這軒毓城的百姓，為了不開罪雲仙樓背後的勢力，你會棄我於不顧？」

雷朔夜說得毫不心虛，而且斬釘截鐵，「對，我就是這個意思。」

「喔！你又傷了我一次。」雷傾天做出又受了一擊的動作和傷心表情。

「家主，香君姑娘上臺了，你看是不看，是個大美人喔！」

雷傾天拿起桌上酒壺斟了一杯酒，雖然嘴上說不看，但身體還是轉向了舞臺，「既

然是來聽琴的，就不需要管香君姑娘美不美，琴音夠美就……」

雷傾天的話沒說完就止住，惹得雷朔夜及洛欒罌皆回頭看他，沒想到一回頭會看見既憤怒又驚喜，還夾帶不敢相信及各種情緒的臉。

「傾天，怎麼了？」雷朔夜見他異常，開口詢問，下一刻就看見雷傾天起身就要往舞臺衝去。

「蕙蘭……」

「蕙蘭？」洛欒罌不解，舞臺上的應該是香君姑娘，因為她一出現就有客人捧酒對她敬酒，錢老闆複述了四大金釵的規矩，四大金釵只賣藝，不賣笑、不賣身、不陪酒、不入客廂。

既然舞臺上的是香君姑娘，為何雷傾天會喚她「蕙蘭」？

舞臺上是唯一能將所有客席看得一清二楚的地方，所以這處廂房的動靜立刻吸引錢老闆的注意，以雷朔夜的身分，他能帶來的人想必亦是貴客，但不管他帶來的人是誰，除了天皇老子外，誰都不能在她雲仙樓作亂。

錢老闆接著看雷朔夜拉住了好似要衝上舞臺的雷傾天後，知道雷朔夜還知分寸就轉移了視線。

只是錢老闆一移開視線，卻看見香君手一抖，幾乎碰落了桌上的瑤琴，她皺起眉頭看著香君怪異的舉止，又看了看雷朔夜廂房裡的那個男人……

莫非是舊識？

香君一向神祕，錢老闆也不想多問，會來這裡的，不管是賣藝還是賣身，背後多少都有故事。

她因為自己的出身，所以提供這些可憐女子一個棲身之處，她們想說的，她聆聽，她們不想說的，她亦不勉強。

雷傾天被迫坐了下來，舞臺上的香君亦開始揚琴，洛欒罌這才知道香君何以名聲如此響亮，她的琴藝的確上乘，但真正吸引人的是她彈琴之姿，纖纖玉指在琴弦上撥動，猶如鳳舞翔飛之姿，像是佐以琴韻的舞姿。

「人美、琴韻美、操琴之手更美。」她忍不住讚嘆。

香君操琴的雙手似在瑤琴之上如鳳蝶飛舞，不像是在風月場所的煙花女子該彈的琴韻，雷朔夜心存懷疑，雷傾天看來應是認識這位香君姑娘，可憑她的出身，又似乎不該識得他，但她突然彈起這樣的曲子，是為了掩飾見到雷傾天的激動情緒，又或只是巧合？

雷傾天呆愣的看著舞臺，蕙蘭芳魂已杳，這舞臺上酷似蕙蘭的人真的是她嗎？若她是蕙蘭，她還活著為何不來尋他？又為何會淪落到軒毓城的風月場所？

一曲彈畢，香君照慣例依臺下客人的喜好彈奏曲子，看著珠寶首飾、金銀元寶伴著曲單被送上臺，雷傾天握緊拳頭，不明白若這女子真是冉蕙蘭，她為何寧願過這種日子也不願回到他的身邊。

「傾天，你口中的蕙蘭是何人？」雷朔夜趁著臺上琴音暫歇，問了雷傾天。

「蕙蘭是我未過門就香消玉殞的未婚妻。」

原來家主愛的還是女子啊！洛欒罌這麼想著，但她知分寸，知道這個情境不該多

言，但知道他愛的是女子，她還是鬆了口氣，瞧他對侯爺那樣子，她都要擔心雷家主對侯爺有斷袖之情。

「那你為何對香君姑娘喊蕙蘭姑娘的名字？」

雷傾天凝視著舞臺上的香君，她卻不曾將視線轉向他看他一眼，「因為香君姑娘的容貌與蕙蘭生得一模一樣，像到讓我認為她就是蕙蘭。」

「既然蕙蘭姑娘已逝，那家主怎會認為臺上的是蕙蘭姑娘？」雖然洛櫨罍未見過不相干的兩人能生得一個模樣，但世間事無奇不有，會不會香君姑娘真的只是與蕙蘭姑娘相像而已？

「蕙蘭雖已逝，但我從不曾找到她的屍身。」

「既然未見屍身，你又怎知蕙蘭姑娘已逝？」

雷傾天再回想起四年前的事，仍覺得心痛，「蕙蘭原是天莊世交于府裡的一名侍女，我與她自幼相識，而後私訂終身，本已說定到于府去提親，不料卻逢蕙蘭的兄長遇劫喪生，我心知她與兄長感情甚篤，要前往于府安慰她，將她接回天莊，沒想到于府卻說她因為兄長之死悲痛欲絕，自縊了。」

這事聽來各有解讀，洛櫨罍覺得不勝唏噓，雷朔夜卻覺得其中有異。

「蕙蘭姑娘既然已與你私訂終身，卻沒有找你尋求安慰，而是自縊？」

「四年前事情發生當下我悲傷過度沒有發現異狀，直到三哥提點才想到其中異樣，四年來對蕙蘭的死因依然調查未果，我不想懷疑于府，畢竟我們兩家是世交，但我無法否認于府畢竟還是有其勢力，要掩蓋這事不難。」

「你懷疑于府？」

「不管我先前怎麼想，如今蕙蘭尚在，當年的事想必與于府脫不了干係。」

「那你現在打算怎麼做？」他有不好的預感，感覺傾天要大鬧雲仙樓了。

「現在，我要先見蕙……香君姑娘，好好與她一談。」

方才見侯爺廂房裡的貴客那模樣，錢老闆就知道她得再來走一遭了，果然在香君表演完畢後，她就被請到侯爺的廂房裡。

「錢老闆，在下想一見香君姑娘。」

果然。錢老闆扶額，是因為她真的頭痛，以她雲仙樓的勢力，軒毓城裡的任何人她都可以不怕，但這位貴客可是軒毓侯帶來的。

「田老闆，您真是貴人多忘事，我方才就介紹過了，我雲仙樓裡的四大金釵不見客、不陪酒、不賣身、不賣笑……」

「好了，我不想聽到拒絕，我相信妳也知道我不姓田。」

既然他說白了，錢老闆也不故作無知了，「我知道您是侯爺的貴客，但請您不要為難我。」

「我並不是要讓香君姑娘賣身，我只想見她一面與她談談，請告訴她，我是京裡來的故人，我來自天莊，姓雷。這是勞煩錢老闆的謝禮，至於給香君姑娘的，更非凡品。」雷傾天邊說，邊由懷中取出一枚價值連城的玉珮。

天莊，姓雷？加上以侯爺的身分竟還對此人如此恭敬，錢老闆想到眼前人應該就是天莊家主，雷傾天。

開門營業，她自然不會把貴客往外推，但雲仙樓規矩一破，未來就會有更多人不遵守規矩，對她來說是一大麻煩，畢竟憑四大金釵的聲名，很多人覬覦著。

雷朔夜知道錢老闆的為難，畢竟這樣的聲色場所，若不是立著這些規矩，那四名金釵如何能保得住清白？

「錢老闆，請妳轉告香君姑娘，如果她不願意見雷家主，我們就走，不加以為難，若她肯見，我們亦會配合保密，不破壞了雲仙樓的規矩。」雷朔夜不卑不亢，是因為知道此時強求必反。

錢老闆倒不是真因雷傾天或雷朔夜的身分答應幫忙，而是那句「故人」讓她遲疑，她是唯一知道香君成為藝伎原因的人，而那個原因……會不會與這位天莊家主有關？

最後，她有了決定，「今日不行，香君表演結束後就會休息，如今怕也是已歇下無法見客了，我會代為轉告，可否請雷家主明日再來？」

她彈完琴就歇下了嗎？如果她真睡了，他亦捨不得吵醒她。最後雷傾天只好暫時放棄，「好，我明日再來，請妳務必幫忙告知香君姑娘。」

「一定，讓我送三位貴客吧。」

將三位貴客送走後，錢老闆重重嘆了口氣，她看雷傾天那模樣，如果明天香君真拒絕了，他又真的會罷休嗎？

只怕不會吧！